

## 蔡瀾行草展

對

榮寶齋的印象，來自兒時家中的木版水印畫，與真跡毫無分別，另外家父藏的許多信箋，都是齊白石為榮寶齋畫完印出，精美萬分。

首回踏足北京，第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廠的榮寶齋參觀，感到非常之親切，像回到家裡一樣。從此去了北京無數次，一有空閒，必訪。有一年適逢冬天，在榮寶齋外面看到一位老人賣煨地瓜，皮漏出蜜來，即要了一個，甜到現在還忘不了。

家裡許多文具，都在榮寶齋購買，尤其是印泥，榮寶齋的鮮紅，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。當然還有筆墨、

宣紙等等，每到一次，必一大箱一大箱買回來。

榮寶齋最著名的，還是它的木版水印，我參觀過整個過程，驚嘆其工藝之精緻，巔峰的《韓熙載夜宴圖》，用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套木版，花了八年功夫，前後長達二十年才完成，是名副其實的「次真品」。

我的書法老師馮康侯先生曾經說過：「與其花巨款去買一些次等的真跡，不如欣賞博物館收藏的真跡印刷出來的木版水印。」

與榮寶齋有緣，當譚京、李春林和鍾經武先生提出可以為我開一個書法展時，我覺得是無上的光榮，原意是和蘇

美璐一齊去的，但她憂慮北京的空氣，最後還是由我一個人獻醜！

說好六十幅，我還是只寫了五十幅，留了十幅讓蘇美璐展出她的插圖，至於展覽的題名，我始終認為「書法」二字對我來說，是沾不上邊的，平時練的多數是行書和草書，最後決定用《蔡瀾行草，暨蘇美璐插圖展》。

之前，我與榮寶齋合作過，用木版水印印了我寫的「用心」二字，賣得甚好，這回也同樣地印小幅的《心經》和一些原鈐的印譜，出讓給有心人。

畫展和書法展是我經常去看的項目，我時常構想，要是自己來辦，會是怎麼樣？第一，看別人的，如果喜歡，



多數覺得價錢太貴，一貴，就有了距離。基於此，木版水印是一個辦法，喜歡的話，捧一幅回去，是大家負擔得起的。但木版水印製作過程繁複，亦不算便宜，好在我的商業拍檔劉絢強先生是開印刷廠的，擁有最先進最精美的印刷機，每一部都有一個小房間那麼大，劉先生會替我印一些行草出來，價錢更為低廉。

書法展決定在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至十一月一日舉行，一共五天，到時我會在會場與前來參觀的各位交流，如果有些喜歡的句子或絕句，亦可當場書寫。

書法展期間，榮寶齋要我辦一場公開演講，這也好，榮寶齋有自己的講堂，不必跑到其他地方，主辦方要我確認演講的內容。我一向都不作準備，勉為其難，就把講題定為《馮康侯老師教導的書法與篆刻》。對方又說要一個簡單的提綱，我回答一向沒有這種準備，到時聽眾想聽什麼就講什麼吧。

多年來勤練行書和草書，要說心得，也沒什麼心得，不過馮康侯老師教

的都是很正確的基本，我就當成一個演繹者，把老師說的原原本本搬出來，應該不會誤人子弟。

當今，學書法好像一件很沉重、很遙遠的事，我主要講的是，不要被書法這兩個字嚇倒，有興趣就容易了。沒有心理負擔，學起來更得心應手。做學問，不必有什麼使命感和責任感。書法，是一件能讓人身心舒暢的事，寫呀寫，寫出愉悅，寫出興趣來，多看名帖，那麼，你會有交不完的朋友，雖然都是古人，像馮康侯先生說的：「我向古人學，你也向古人學，那麼，我們不是老師和學生，我們是同學。」

這回書法展，我有多幅草書。草書少人寫，道理很簡單，因為看不懂，我最初也看不懂，後來慢慢摸索，就摸出一些道理來。

這回我選的草書內容，都是一些大家熟悉的，像《心經》，各位可能都背得出來，用草書一寫，大家看了，啊，原來這個字可以那麼寫的，原來可以這麼變化，興趣就跟着來了。

草書有一定的規則，像「糸」字旁，寫起來作一個「子」字，今後大家一看，即刻明白，只要起步，慢慢地都能看懂。

草書也不一定寫得快和潦草，記得馮老師說過，草書要慢寫，一筆一畫，都有交代。一位學草書的友人說，筆畫寫錯了也不要緊，但是慢慢寫，不錯不是更佳？

「書法家」這三個字，我是絕對稱不上的，「愛好者」這三個字更好。成為一個「家」，是要花畢生精力和時間去鑽研的，我的嗜好太多，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。

當成興趣最好，研究深了，成為半個專家好了，不必太過沉重。一成為半個專家，就是一種求生本領，興趣多，求生本領也多，人就有了自信。

人家問我學書法幹什麼，我一向回答：「到時，在街邊擺個檔，寫寫揮春，也能賺幾個錢呀。」

蔡瀾